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51

4 February 1986

CHINESE

第二六五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2月4日星期二，下午6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阿杜基先生

成员国：澳大利亚

保加利亚

中国

丹麦

法国

加纳

马达加斯加

泰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刚果)

霍格先生

茨韦特科夫先生

梁于藩先生

比尔林先生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

格贝霍先生

拉贝塔菲卡先生

甲盛实先生

穆罕默德先生

萨夫伦丘克先生

沙阿里先生

约翰·汤姆森爵士

伯恩小姐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II-750室）。

下午6点55分开会

主席：这是1986年2月份安理会的第一次会议，我谨代表安理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上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李鹿野大使阁下特别致意。由于他的智慧和杰出的外交才干，他熟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获得了我们的敬仰。我作为二月份安理会的主席向大使先生表示我们的谢意。

我还要向委内瑞拉常驻代表安德烈·阿吉拉尔大使阁下表示欢迎。他的贡献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工作的成功。我谨代表安理会向阿吉拉尔大使表示热忱的欢迎。

我私人作为刚果代表团团长想讲几句话，我想安理会是不会介意的。

刚果在安全理事会占有一席，这是第一次，是巨大的荣幸和特殊的欣慰。我们在联合国作为会员国的短短历史中，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我们对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的支持以及我们对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重要作用的支持由此而达到了顶峰。我要向安理会保证，刚果将与安理会其他成员一起通力合作使我们的工作走向胜利。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787)

主席：我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来信，要求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没有发言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内塔尼亚胡先生（以色列）和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我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86年2月4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谨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代理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迈恩斯瓦里先生参加安理会题为“1984年2月4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7787)”项目的议论。”

此信将作为安理会S/17791号文件散发。如没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临时议程议事规则第39条向曼苏利先生发出邀请。

如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时候，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安全理事会今天应1986年2月4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787)而开会。

我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下列文件：S/17785号文件，1986年2月4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及S/17788号文件，1986年2月4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发言。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首先最热烈地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深信，您将指导安理会在保护国际社会，反对以色列国家恐怖主义的努力取得积极成果。

我们仍然没有忘记贵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我们给予这一斗争长期的支持。我们高兴地看到贵国今天在安理会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自加入联合国以来，贵国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特别是在反殖民领域和争取一个美好的世界，使斗争的人民享有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

也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先生表示我们最高的赞扬，赞扬他最出色地主持了一月份安理会的审议。

主席先生，我感谢您，并通过您感谢安理会其他成员响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要求立即召开安理会。我们要求安理会立即开会是因为以色列对国际社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威胁国际民航。

阿拉伯叙利亚代表今天上午向安理会提出了一封信。导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行控诉的事件概括如下：这是一期反对国际民航的空中强盗和国际恐怖主义事件。

1986年2月4日，即今天早上格林威治平时08 54时，利比亚私营G-2型民航机（机号：LN 777）自利比亚的黎波里国际机场起飞。机上载有一个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副书记阿卜杜勒·艾哈迈尔先生为首的叙利亚官方代表团。

当该机在地中海上空国际空域飞行时——我强调“国际空域”——，机长于11 01时通知塞浦路斯机场管制中心说，以色列军机两架拦截他，并命他随两机飞行。两分钟后，即11 03时，该机同塞浦路斯机场的联系中断。

我们告诉安全理事会这一情况，希望安理会注意这一危害民航飞行的和平与安全的恐怖主义行为的严重性，及其所引起的危险后果。我们要求采取必要的步骤和措施，查明该机及其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下落，并确保其安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确信以色列应对此空中海盗事件负全部责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要求秘书长将此事件通知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各成员，以防止此类事件的重演。我们期待安全理事会履行自己的职责。

安全理事会多次一致通过决议谴责这种海盗行径。我要引用1973年8月13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337(1973)号决议，该决议草案有关段落如下：

“谴责以色列政府侵犯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以色列空军从黎巴嫩领空强制拦截一架黎巴嫩飞机的行为；

“认为以色列的这些行动违反了1949年的黎以停战协议；

“要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在考虑采取保护国际民航不受这种行动侵犯的适当措施时，充分考虑这一决议；

“要求以色列停止任何侵犯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的行径，并严厉警告以色列，如果重犯这种行径，安理会将考虑采取适当的步骤和措施来执行自己的决议”。（第337(1973)号决议，第1—第4段）

我们今天见到秘书长提出我们的控诉的时候，我们非常满意地发现他也认为以色列的行动极为严重。实际上，他已发出了一项公报，我们引述如下：

“我们对这一显然严重侵犯民航自由，并可能加剧该地区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局势的行径深表关切。”

毫无疑问，以色列的这一行动极为严重。如果让以色列逍遥法外，如果国际社会不对此采取明确和一致的立场，如果安全理事会不通过一项有关决议谴责这一行动，以色列就会得到怂恿，象过去安全理事会没能通过有关决议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进一步采取不仅侵犯它国领土和领空，而且也侵犯国际空域的行动。

如果以色列继续狂妄非为，继续把国际空域视为其美式战斗机的游乐场，那样将结束航空自由以及不允许在国际空域采取非法行径的原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没有人能够乘飞机旅行出入我们地区。

以色列的这一行径违反所有保护国际空域及其域内飞机的国际协议。此外，它还对民航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另外，以色列的行动威胁了无辜人的生命，不仅对我们区域，而且也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

以色列的国际罪行属于安全理事会的管辖之内，因为它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民航。因此，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做的可概括如下：

第一，安理会应当强烈谴责以色列今天上午采取的这一海盗式的恐怖主义行径。

第二，必须让以色列对今天上午的这一海盗式的恐怖主义行径负全部责任。

第三，安理会应当要求以色列停止海盗式的恐怖主义行径，并且注意国际协议和国际法准则。

时间已这么晚，我只想在安全理事会面前提出这一控诉。我保留更全面说明以色列从海、陆、空三面对我们人民犯下恐怖主义行径的权利。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以色列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内塔尼亚胡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主席。我们相信，你将象你的前任中国的李鹿野大使一样出色地完成工作，我是谨慎地用出色这个字眼的；我们也最热烈地向他致意。

发言一开始就摆出事实总是有益的。我将简单地描绘以下事实：

以色列怀疑利比亚的一架飞机——一架载有十来人的专机，而不是民航飞机——乘有一些卷入袭击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分子。我们的飞行员在其离开利比亚的途中拦截这架飞机。该机被引降在以色列的一个机场，对乘客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机上并没有这种人。

在乘客和机务员在以色列吃了一些咖啡和稍事休息之后，他们就登上飞机。现在他们已不在以色列了。他们不在以色列已有约6个小时了，我或许说错了，可能是5小时。当然没有人受伤，飞机也已经归还。

我不知道，为何安全理事会为此事召开紧急会议。在罗马和维也纳机场遭到袭击，好些人受伤，也可以说遭到屠杀，却没有人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那时没有人谈论空中强盗行为，也没有谈论给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问题。据我记得，甚至没有人要求作表态性的发言。

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叙利亚常驻代表承认这是一架利比亚的飞机，机务人员也是利比亚人，但要求这次特殊会议的，也就是这次紧急会议，并不是利比亚。本来人们会以为，要是提出控诉的话，此案的原告应是利比亚。可是发人深思的是，利比亚并未提出此项控诉。

我认为利比亚所以没有提出这项控制，恰恰是因为这次会议的荒谬程度大家是一目了然的。那末我们为什么采取行动呢？我说我们相信，我们有理由相信，飞机上恐怕有恐怖分子。但是这并非凭空而产生的怀疑或相信。这是因为这星期在的黎波里召开了一次恐怖分子会议，这次会议刚才结束，会议由卡扎菲亲自主持，出席这次会议有20个恐怖主义组织出席，其中包括如阿赫迈德·雅布利和阿布摩沙等。据今日《纽约时报》引述阿布·摩沙的话说，会上还有阿布·尼达勒的代表。在那次题为“阿拉伯国家革命力量”的会议上，他们明确扬言要继续对以色列发动恐怖主义进攻，进行更多的屠杀、袭击和制造更多的流血。他们毫不掩饰这一点，而是大声嚷给全世界听。

根据有关各国之间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原则宣言，

“每个国家有责任避免组织、策动、协助或参与另一国的内部纠纷或恐怖主义行动，或默认组织本国内旨在嘉奖这种行动的活动……”（大会第2675号决议附件）

显然，利比亚——就这一问题而言，也有叙利亚的份——并不符合这一条，因为卡扎菲安排那次会议的理由和宗旨完全违背了这一基本的概念。

我不知道安理会中是否有人指望以色列对这样一次恐怖主义会议和最近牵涉和影响到其他国家的人的进攻无动于衷，说“我们无法行动，我们有理由相信恐怖主义分子已经上了飞机，正在计划新的进攻，但我们必须坐以待毙，忍受这种进攻。”

我还要指出，不管我们假定恐怖主义分子已经上了飞机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这并不多大的差别，因为即使我们找到卷入罗马和维也纳机场袭击的恐怖主义分子

领导人，那些批评我们的人也不会有他们的看法，因为我们的飞机上有或是没有这样一个恐怖主义分子，有人会说——我听到有人就是这么说的，拦截民航飞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错的。重要的不是其结果。谁也不能事先确定其结果，一切都是建筑在可能的基础上。重要的是行动和用意，而这次的用意恰恰是拦截恐怖主义分子。

我们发现，这种阻止，这种绝对的阻止和这种对国际法局限的特别的解释以及对自卫这一基本概念的限制在实践中从来都是行不通的，而且考虑到有人正在发动的恐怖主义战争，也是肯定是过时的。

显然，国际法不允许各国发动恐怖主义战争。它也不庇护这些国家。它也没有向它们及其接纳的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豁免，因为他们违反了他们现在援引的所有豁免权和权利和我听到的叙利亚代表援引的一切权利。

事实上，古典的国际确实允许一个国家在国际水域制止船只，只要据认为船上有海盗。比如，波韦特的经典著作里就引证了这一条，他写道：

“马里安那的案例表明，如果在一定的条件下国家有理由对真正的危险感到害怕，那么显然可以行使对付海盗入侵的权利。如果最早的怀疑有良好的基础，那么不管事后证明该船只是无辜的还是海盗性的，都似乎无关紧要。”

关于和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没有比抓获其要犯更好的办法了，尽管有一些良好的办法，但不是更好。这就是我们行动的目的，我相信在坐的许多国家代表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至于限制的原则，即关于自卫的绝对的限制的原则，我们想指出，一个受恐怖主义进攻的国家可以利用武力来防止未来的进攻，或防患于未然。我们还要补充一句，所谓国际法禁止我们在国际水域或国际空间抓获恐怖主义分子的设法是极其不严肃的。

如果安理会就这一问题再次开会——我希望它不会这样，那么我希望我们能就国际恐怖主义这个复杂的问题及其对国际准则的含义和那些滥用这些准则的人等问题展开一场严肃的讨论。但即使有人还没有充分接受自卫的基本概念——它在恐怖主义时代必须得到确定，我相信他们也愿意接受这样一点，即人类生命的神圣性高于天空的神圣性。

主席：我感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利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曼苏利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相信，你的外交经验和智慧将增加你的国家、兄弟的刚果的荣誉，努力巩固国际法制及其对《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必须得到执行的安理会决议的承诺。

我们也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大使指导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在一个月时间内，安理会第三次审议对以色列提出的新指控，提出指控的国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现在也成为侵略的受害者。这次提出的指控是关于以色列的行径，指控以色列当局在国际航空中的海盗行为。

安理会已听取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代表阁下的发言，他详细叙述了以色列的海盗行为，即迫使一架利比亚民航飞机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降落。以色列公开承认采取了这次行动。这一行动完全无视国际法的准则和所有保证民航安全与自由的协议，同时还威胁到机上几位乘客的生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986年1月9日的第S/17723号文件的附件的信中，以色列交通部长要求召开国际会议，用他的话说：“以表明所有文明国家同针对民航与机场的恐怖行为斗争的决心”。（S/17723，英文第2页）。

现在，我们看见，在发出假警报不到一个月内，以色列当局自己于今天上午利用自己的喷气机对在飞往大马士革途中国际空域的民用飞机采取海盗行径。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暴露了以色列的真实意图，这包括掩盖其真正的行径，试图获得公众舆论的支持。这就使我们看清了以色列当局的真正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在损害阿拉伯人民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犹太复国主义的霸权和扩张。

今天发生的空中海盗行径表明，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事物都不会阻碍以色列实现其扩张主义的目标和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并于今后进行新的扩张。这一海盗行径再次证明，以色列已将其恐怖主义行径扩大到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之外，利用在逻辑上和推理上均无法接受的借口，毫无理由地侵犯国际空域民航的安全，尚且不说这完全违反了国际法和准则。

以色列在继续公然蔑视国际社会方面得到了鼓励；这是安理会无法行动、不能谴责以色列及其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非人道行径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也是美国政府在安理会和美以两国间战略合作构架内向以色列提供无条件保护所产生的结果。

现在，我宣读一下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今天在突尼斯就利比亚飞机遭到劫持所发表的声明。声明内容如下：

“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军队无视所有国际协议，在完全清楚其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将得到某些国家的鼓励和赞赏的情况下采取的新的海盗行径。劫持阿拉伯的飞机再一次证明以色列决心坚持其暴力和挑衅的政策，以便破坏和平努力，使得人们只有一种选择：选择以色列的霸权，而这只能导致对峙。”

十分清楚，自称反对所谓恐怖主义的以色列打算继续自其建立以来就在进行的国家恐怖主义。以色列当局给自己加封了这一权利，完全无视国际法的条款。他们根据自己的概念来确定谁是恐怖主义者，却忘记历史学家将所有的以色列领导人都称为恐怖主义分子。

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第579(1985)号决议，确认所有国家都必须支持《反对扣押人质国际公约》、《禁止针对民航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及其它有关文书的条款。不幸的是，以色列违反了这一和其他决议的内容，无视这些条款，今天当着理事会的面进行了空中海盗的行为。这是恐怖主义和侵略行为，威胁到了本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现在，我想回顾一下安理会于1985年9月26日举行的纪念会议上发表的声明。该声明的部分内容如下：

“安理会各理事国认识到《宪章》为安理会规定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认识到常任理事国的特殊权利与责任……它们同意，在审议国际争端，对和平的威胁，破坏和平与侵略行径时，采取《宪章》规定的适当措施。”
(S/PV.2608, 英文第127页)

鉴于上述声明和安理会表示要履行自己责任的决心，阿拉伯国家联盟要求安理会今天强烈谴责这一预先策划的侵略行径和那些采取这一行动的人。我们要求安理会重申，决不允许此类由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采取的行动重演。

主席：我谢谢曼苏利先生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答辨发言。我请他发言。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要讲几句话。这些话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在这次会议上的指控有关。我们认为，他说的话对安理会成员及其安理会的职能是一种污辱。

以色列是从所谓自卫理论出发而发动战争的。1956年以色列对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的战争不就是在自卫的借口下发动的吗？不就因为当时埃及获得一些保卫自己的武器吗？以色列准备和发动1967年战争不也是在自卫旗帜下进行的吗？以色列1978年入侵黎巴嫩不也用的是同一自卫借口吗？自那以来，它一直赖在黎巴嫩南部不走，直至1982年它横扫半个黎巴嫩不也是同一自卫借口吗？

问题不在于自卫。以色列及其代表无权告诉安理会它什么时候是以自卫行事，什么时候不是这样。以色列是建立在恐怖主义基础之上的。如果不以自卫做借口，它就无法生存，无法占领、扩张和吞并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以色列每天都在巴勒斯坦在被占叙利亚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对我们阿拉伯人民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现在以色列代表却在问安理会为什么一有阿拉伯人控诉就召开会议。

以色列代表在美国提供的以色列战斗机袭击伊拉克用于和平目的核反应堆时也说出同样的话，并把那次活动说成是自卫行动。以色列每天在一点点地没收阿拉伯领土，并在自卫的借口下在已建160个定居点基础上又建了几十个定居点。这里自卫是以一种不同的以色列概念提出的，即：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的安全始于哪，又终于何处？

难道安理会会同意以色列的说法吗？如果以色列不彻底实现其犹太复国主义目标，即：占领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领土，以色列就不会有安全感。有些安理会成员可能同意这种说法。只有这样，以色列的美梦才得以实现，以色列的安全才得以保障。

以色列领导人之一贝京先生犯下了德尔亚辛屠杀罪行，肆意杀害该村内400多人，这些人在以色列建立前并未对以色列人构成任何威胁。现以色列外长和前总理沙米尔先生不又犯下另一屠杀罪行，联合国在巴勒斯坦协调人康特·伯尔纳多特被杀，他是被恐怖主义分子沙米尔所害，这个恐怖主义分子在过去制定以色列政策是起着重大作用，他在现在和将来都会起着重大作用。

我们每次来到安理会都听说：“不要到安理会来。”突尼斯被炸，以色列代表同样说，“你们为什么要到安全理事会来？”耶路撒冷圣城遭亵渎，以色列代表说：“你们为什么到安全理事会来？”当然以色列不会愿意安理会开会，因为安全理事会在没有美国保护和为以色列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下，有可能有效地制止以色列侵略行径。

我们听以色列代表说通过了一项新的国际法——怀疑法、大概原因法。我要重复是大概原因法。世界上每一个阿拉伯人都决心解放被占阿拉伯领土，因而，每一个阿拉伯人都是恐怖主义分子。由于阿拉伯人参加会议，以色列就根据今晚所说的理论认为有权阻挠任何阿拉伯人，有权截击阿拉伯飞机，因为它怀疑每个阿拉伯人都是自由战士，换句话说，人人都是恐怖主义分子。这就是以色列代表给安理会带来的新概念。

傲慢就是傲慢，但竟到了这种地步，声称在整个地区只要有飞机——不管是利比亚也好、叙利亚或埃及的也好，也许某天还会是美国的——可能载有为自由和恢复领土而战的旅客，就可摧毁该民用飞机是以色列的政策和符合以色列法律。以色列以野蛮和恐怖方式在保护以色列安全和自卫借口下劫持飞机，迫使该飞机在以色列降落，逮捕飞机上自由战士，难道安理会会给以色列这种权利吗？

这是对《宪章》条款的破坏。这是对安全理事会作用的颠倒。

面对这样的严重事件，面对以色列今天对民航机犯下的特别严重的国际罪行，是谁给以色列作一个法官的权利？以色列是一个获利者和占领者，它迫害数百万阿拉伯人，阴谋计划毫无止境，除非被阿拉伯人打败。

至于以色列代表提出的“假设”理论，根据什么法律，一个人依靠假设活着，依靠他所谓的可能性活着？以色列会根据可能性的唯一基础，从海上、陆上和空中毁灭世界。没有什么可能性。每个阿拉伯人都是战士。以色列代表必须懂得这点。每个阿拉伯人都是战士。我们要看以色列是否胆敢再以自卫为借口碰一下阿拉伯飞机和侵犯叙利亚领空。以色列曾以自卫的借口轰炸和破坏了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

难道以色列比世界其它国家都更宝贵？如果我们允许安理会内外任何国家获得这种权利，相信这种法西斯、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即自卫权允许它动用其舰队，与美国联合动用其美国舰队，如果我们允许它以保卫以色列为借口任意逮捕和破坏，这等于以色列已经占领了全世界。当我们都作为守法人来到这里，安全理事会能够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吗？

真正的问题是对这种采取什么措施。这种活动正在升起，在增长，过去十年一直在增长；其暴力的范围、残酷的程度、使用的手段、及被杀的人数和次数都在增加扩大；今年有增加，如果我们不采取某些措施，还将继续增加。

这些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有人干的。这些人得到政府的帮助，是由政府发起的。这件事涉及两个政府。一个是利比亚政府——我已简单地谈了利比亚；我没细谈，也不准备细谈这个政府向那些组织提供几千万美元、大使馆、庇护所、武器及训练，这些都有卫星照片和其他证据。另一个是叙利亚。叙利亚窝藏和派遣恐怖分子，包括那些攻击班机的恐怖分子。

叙利亚代表谈到破坏民航的问题。他说，——或许这不是他的原话，但我想他讲了这个意思——他说，我们必须惩罚罪犯。惩罚破坏国际民航的罪犯，这是安理会的职责。有一个人曾来过安理会，他策划攻击我国及许多其他国家，这人是乔治·哈巴叙。此人同阿尔·尼达尔都住在叙利亚。尼达尔自从被赶出伊拉克以来，在叙利亚住了将近五年，直到最近。他的一部分部队就驻在叙利亚，或者说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的贝卡谷。但哈巴叙长期搞民航活动，他曾声称炸毁瑞士飞机，被炸死人数达120名。他声称干了萨贝尼劫机事件、袭击摩加迪沙及恩德培事件。他破坏民航。不论以何种标准选一个过去十年中最猖獗的恐怖分子，那人必然是哈巴叙。哈巴叙住在大马士革，他在大马士革和的黎波里穿梭间来往。

这些人正策划新的攻击。因此，如果要打击这种人，我们就决不能让他们以国际法为护身牌，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即把恐怖主义的恶名加在敢于反击的受害者身上。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由于时间已晚，我的发言将非常简练。谁是恐怖主义分子呢？到底是通过自己的斗争从以色列占领之下解决自己土地的人是恐怖主义分子，还是来自世界各地得到美国资助、进入巴勒斯坦驱赶当地居民取而代之的人是恐怖主义分子？如果不是以色列恐怖主义，为什么西岸、加沙地带、黎巴嫩南部和戈兰高地的问题会得不到解决呢？甚至在建立以色列之前，就出现了恐怖主义的行径。但是在建立以色列之后，恐怖主义就不断扩大和增加。

以色列是通过武力和恐怖主义，而不是通过联合国的一项决议建立起来的；如果不是美国的坦克飞机以及美国第六舰队的保护，巴勒斯坦和戈兰高地的人民就不会丧失自己的领土。我们对一个没有人相信的代表的奇谈怪论感到遗憾，我们都知道其占领加沙地带、西岸和戈兰高地的罪恶行径。

事实不可能建立在以色列代表的想象之上，他所代表的集团是闻名的种族主义，同其它的一切为敌，甚至不认为自己属于中东，而认为自己在中东可以控制我们阿拉伯人民和民族的命运。

不管以色列代表得到美国多少财政或宣传方面的支持，这都不可能改变任何东西。1986年同1948年截然不同。

德尔亚辛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在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期间轰炸耶路撒冷大卫王旅馆的贝京先生由于其众所周知的恐怖主义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贝京是一个恐怖主义分子。

还有沙龙。以色列敌人的代表还记得沙龙在基比亚村庄干了些什么吗？他在村庄的所有人男女老少都在家中熟睡的时候，摧毁了整个村庄。

难道有谁相信以色列这个同南非没有什么不同的种族主义实体能吐出什么高尚的字眼吗？

主席：这次会议已经没有其它人发言了。安全理事会的再一次会议将在安理会成员磋商之后定下来，继续审议今天议程上的这个项目。

晚上8点15分散会

